

第六回 綠雪亭鸞鳳雙盟 翠姻舫鴛鴦獨散

詩云：

十分春色夢中描，一段香魂鏡裡銷；採藥不因迷玉洞，分漿曾許嫁藍橋。

梨花月靜窺秦贅，楊柳姻低鬥楚腰；見說妾家門近水，請君驗取廣陵潮。

說這小姐見了雲客的詩，也不輕易開口。想了一會，轉身對絳英道：「那人雖則像個風流才子，只是這樣行徑，豈可草草相合？若是今生有緣，須教他回家，尋個的當媒人來說合才好，不然終無見面之理。」

絳英道：「妹子差矣！世上有才貌的，甚是難得。後日就嫁個王孫公子，倘一毫不稱意，終身便不能歡喜。他既投身到此，自然是個極有意思的。又且見他詩句，觀他丰儀，一發可信。自古宰相人家，青鎖分香之事，後人傳為美談。莫非天遣奇緣，豈可當面錯過？」

小姐卻被絳英攛掇幾句，話得有條有理，心內便有些難捨的光景，輕輕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為之奈何？」

絳英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後日姑娘誕辰，我們慶賀完了，過了一日，正是中秋佳節，何不備酒東園？只說請母親同看月，當夜叫他躲在那裡，便好問個端的。待他回去，等個終身之計便了。」

小姐也無可否，說道：「慢慢的斟酌。」

你道絳英小姐為何這樣幫襯？他原是有情意的人，見雲客如此可愛，但借玉環小姐之名，自己也好占些便宜。若是小姐無心，他一身如何干得外事？所以盡情攛掇。也是雲客應該花星照命，裡面有此幫手。看看過了兩日，適值夫人壽誕，外面擔盤送盒的盡多，自不消說得。小姐著梅香展開錦屏，後堂羅列珍奇寶玩，只見：玉燭銀盤，光燄裡照見仙姬開洞府。金猊寶鼎，瑞煙中引將王母下瑤池。陳列的海錯山珍，先獻上蟠桃千歲，供養的長鬆秀柏，幸逢著桂子三秋。正是鹿銜芝草添錦算，鶴舞瓊筵進壽杯。

當日夫人受了慶賀，恰好忙了二日。到第三日，是八月十五。小姐早晨起來，吩咐梅香，著家人備酒東園，與夫人慶賞團圓佳節。午間先喚數個侍女，隨了絳英小姐，先到東園，把園內收拾整齊。批了幾張封條，各處封得停當，不許外人偵探，著管園的園外伺候。

卻說那絳英小姐，一到東園，雖則整治亭台，排列酒席，這也倒是小事，他心裡自有主意。一路封鎖外門，轉過花欄，引過竹徑，見一雙小小亭子，叫做「綠雪亭」，倚著太湖秀石。前列牡丹高台，後連薔薇遠架，四面圍著萬竿翠竹。

就是天台仙路，也沒有這般幽雅。

絳英密約趙雲客，住此亭中，卻將一條封皮，對了小門。那些梅香，並不知裡面有人，又不敢開門探看。專待良宵，與小姐訂盟鸞鳳。到下午來，數十婦女，後擁前遮，簇著夫人小姐，竟到園中來赴家宴。絳英下階迎接，歡笑移時。夫人命兩位小姐同坐，先吃了茶，次用點心。漸漸的赤烏西下，白兔東升，一輪飛鏡，照著兩位嫦娥。但見畫堂中，沉香繚繞，繡燭輝煌，小姐露出纖纖嫩指，雙捧盤花王爵，上獻夫人。然後分班侍坐，真個富貴家氣象！有個小詞，道他酒筵全盛，又想他兩人的意思：

玉爵分飛瓊液，金體首獻燔熊；奇珍不數紫駝峰，還有約胎為重。

藕片雙絲牽係，蓮房並蒂相逢；齊來家宴意稠濃，看取團圓誰共。

兩位小姐分勸夫人，飲至二更，夫人起身罷酒。

小姐吩咐梅香：「鋪設臥房，服侍夫人先睡。我同吳家小姐月下走走，你們把些酒席，各人多吃幾杯，也見得夫人的恩賜。」

那些梅香使女，承小姐之命，個個歡天喜地，將熱酒暢飲一香。

只見絳英攜了玉環小姐之手，慢慢的走到「綠雪亭」邊，開了小門，低喚趙郎來迎仙子。小姐欲行又止，被絳英一堆，進了小亭，把門關好，自己等在太湖石後。

雲客見了真正小姐，又驚又愛，不敢輕易犯他，跪告道：「小生趙雲客，前在西湖月下，天付姻緣，遇見小姐。自此以後，日夜想念。今宵良會，這段心情，便好申訴了。小生家住錢塘，資財不亞貴府。小生的功名富貴，視如拾芥。惟念佳人難得，所以屈體相親。若小姐垂憐苦心，果然見愛，就於月下訂個盟約。小生即日歸家，罄悉資財，央媒說聘，為百年之計。」

小姐道：「前日見你的詩箋，已知是個才子。又被表姊絳英說合此事。但是尋媒來聘，必得的當的人到京，與我父親說知。我家父親是執性人，切不可草草。若是要用銀子，甚是不難，你略住幾日，我央絳英先付些你做盤費。你前失落的一幅詩絹，我已收好，這便是姻緣之期了。」

雲客喜出望外，心上頗有千金一刻，莫負良宵之念。怎當得玉環小姐，大家風度，正如天仙下降，毫無凡俗氣質，可以褻狎。略住片時，便出亭來。絳英是個極伶俐的，一見小姐，恐怕他有些羞澀，雙手攜住道：「你的心事，總是與我心上一般的。趙郎之言，諒非虛語，凡事我當與你做個停妥。」

小姐低頭不言，兩人仍走到夫人房裡。諸婢盡皆沉醉，服侍兩位小姐睡了。

次日早晨，梳洗完後，就收拾歸後堂去。雲客由得園亭，不勝狂喜，便要起身回家。思量獨自一身，來此四五月，我家父母，不知怎樣思想我了。起初只為小姐，故此羈遲。如今便好歸去算計。只是前夜所交的假小姐，不知鄰近誰家？

昨晚因園中熱鬧，不見他來。今夜待他來時，必要考究明白。

是日，打點收拾鋪陳，尋覓駁路，不覺忙了一日。挨至黃昏時候，前夜那個美人，同著丫鬟，攜了一壺美酒，兩盆時果，竟到雲客房裡來，開口賀雲客道：「昨晚的事，甚是喜慶。妾與侍兒，特攜酒果奉賀。」

只這一句。嚇得雲客心頭亂跳，想道：「昨宵私會，就是鬼神也不得知，怎麼這個女子，又曉得了？我日裡遍訪近鄰，全無蹤影，這一定是山妖木客，變形而來的。我且今夜多勸他幾杯酒，將好語誘他，看怎生光景？」

因笑對美人道：「昨晚之事，娘子何以知之？小生思鄉念切，正想與娘子一敘，早已備下醇酒在此，又蒙帶酒果而來，正合我意。」

便把椅子擺好，兩個促膝而坐。丫鬟暖起酒來。雲客的酒量，原自寬洪。兩個閒辭浪語，飲至二更，那美人已有八九分酒意，又被雲客留心苦勸，吃了一會，不覺沉醉起來。雲客摟抱上牀，與他脫了衣服，兼且乘著酒興，兩邊鏖戰一番。只見那美人不勝酒困，一覺睡去。也是合當有事，連夜相交，俱是雲客先睡。

惟有這一夜，雲客因自己關心，並未合眼，他竟呼呼的熟睡了。雲客此時，愈加疑畏，細看他身軀，全然不像女人的模樣。但見胸前所佩的寶貝，光彩燦燦，縈繞其身。

雲客想道：「往常讀稗官野史，見有精怪之事，煉成陰丹，其光繞身。人若觸之，即便驚醒，若於從呼吸他的光，他反受人之累。我今夜且把這句書試一試。」

就在牀上，輕輕對了他的身子，將口吸那寶光。誰知這個光，始初旋繞不定，自從被雲客呼吸，那光便漸漸的入至口中。雲客吸一口，即咽一口，吸至一半，這寶貝也覺小了。雲客腹中，溫暖異常，知道書上的話，應驗起來，索性一口緊一口，把他的光吸荊只見光也盡了，胸前的寶貝也不見了。雲客朦朧假睡，察其動靜。那婦人突然醒來，便將身子坐起。正像失落了魂魄一般，把手推醒雲客。

雲客順手扯那婦人道：「娘子好好的同睡，為何獨坐牀上？」

婦人長歎數聲，淚如雨下道：「我在廣陵城裡，修煉數十年，不想今夜全功盡棄。」

雲客亦坐起來道：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婦人道：「趙郎，我實對你說，我本非婦人，那廣陵城中積年的狐精是也。」

原非有禍於人，但要借些男子的陽精與我陰丹共相補助，以成變化之術。不比夫人家的女子，豐衣足食，只圖自己快活，把別人的精神，當做流水一般，時刻浪擲的。不意今夕醉中，被你識破，把我的丹吸去。幸喜與你同睡月餘，陽精充實陰胎，得以苟全性命。不然陰丹已散，殆將死矣。我如今別你而去，不復更能變人。潛匿原形，仍舊取星光月色，彩煉成丹，多則半百，少則一二十年，再圖後會。勿以異類，遂謂無情。郎君貴人，幸勉自愛，我亦從此隱矣。」

言訖，披衣而起，執手嗚咽。雲客聽到此處，也覺得淒惻起來，亦把好言慰諭。天色將曉，灑淚言別，雲客送至後庭，同了丫鬟冉冉而去。

原來這狐精，住在廣陵城中，但遇大家園中無人走動處，便隱匿其間。他的陰丹，原常在口中吞吐的，因見雲客睡覺，恐怕在口中吞吐易於逗露，故意佩在胸前，喚做寶石，夜間光照帳裡，使人不疑。

誰想醇醪誤事，喪其所守。可見私房酒席，不是輕易吃的。

雲客清早起身，到孫愛泉家，尋便與蕙娘一別，約他娶了小姐，一同歸去。

午後歸至東園，算計道：「我在揚州城裡，不上半年，諸事已就。不過一兩日工夫，就有回頭之期了。」

自吞了狐丹，反覺精神健旺，也是天遣奇緣，因禍得福。從此以後，一心掛在王家小姐身上。只道瞞神赫鬼，放出偷天妙手，誰知這段姻緣，更有意外之慮。

自小姐賞月之後，歸到蘭堂，絳英探問消息，小姐道：「趙郎之言，與姐姐料的，一毫不錯。只是待要留他，恐怕泄了風聲。不如付些銀子，先打發他回去，叫他上緊把婚事算計起來。這五百兩銀子，與我帶了，只說我暫時畝去看看兄嫂。待我到家，傳一密信寄與趙郎，極便的事。」

小姐即將五百金，付與絳英。絳英往夫人前去，說道：「幾時不見兄嫂，暫要回家一兩日，便來。」

夫人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著家人把轎子送吳小姐去。」

絳英隨了梅香，一境歸家。其兄往鄉間去了，不在家裡。見過了嫂嫂，乃到一間房中安歇。心上忽然生起計來，想道：「趙雲客的才貌，誰人不愛？玉環叫他回去，若是他去央媒說親，竟來聘玉環。我這一段情意，丟在那裡？不如寄信雲客，只說小姐有紅拂之意，明日早晨尋只船，約到一處等待。到了明日，我竟同他先去。就是後來聘了玉環，也丟不得我。」

就寫一字，密付梅香，約雲客如此原故。

雲客在園中，忽得此信，便尋定一隻船，等在府東北市河下。又把一字遞與梅香，說道：「謹依來命，在開明橋下伺候。」

雲客只道王家小姐，不知其麼計策，脫身出來。但是驟然回去，也要小心的。等到次晨，只見一乘小轎，隨一梅香，竟到船頭。雲客親扶下船，急急撐開。

原來不是王家小姐，到是吳家小姐。

絳英備述心言，說：「我今日辭了嫂嫂，只說又往王家，無人稽察，所以來得容易。還有拜匣內白銀五百，為路費之資。」

雲客是個風流名將，就如淮陰用兵，多多益善，豈不快活？玉環小姐的事，且待歸去商量。

這一路風月舟中，新婚佳趣，倒是實實受用的。把船兩頭冒好，竟出了揚州城。隨路行來，至一村，暮煙凝合，夜色蕭然。梢公住櫓停宿，此夜鴛鴦共枕，比那孫蕙娘家，更加安穩。只多了梅香同伴，不好恣意取樂。絳英花蕊初開，半推半就。雲客風情蕩漾，如醉如癡。雖不敢大奮干戈，也落得暫時雲雨。只有梅香在鋪邊細聽，睡又睡不著，熬又熬不住，翻來覆去，但求速速完事，省得聞了此聲，心性意亂。若是小姐當不起久戰，何不把我做個替身？也分些好處。雲客為舟中不便酣戰，且絳英又是新破瓜，難於進退，弄到一二更，也就住手了。

次日絕早，催梢公發船。曉霧蒙蒙，莫辨前後，正要開船，忽然前面一隻船來，因在霧中照顧不及，船頭一撞，把那一隻船撞破了。

那一個船中，立起三四人來，先捉梢公亂打。雲客不知其故，出了船艙，說道：「不要打，若是撞壞了船，我自賠修。」

船上人那裡顧你？一齊挑上船來，就把雲客扭住，把船中一探，大叫道：「這位女娘是認得的，緣何在此？」

你道什麼人，就認得絳英來？不知這船上坐的，就是絳英的大兄。扭住雲客的，就是絳英的家人。因下鄉幾日，趁早要歸家，不想撞著絳英。家人急急報知，倒把吳相公一嚇，說道：「如何妹子隨著這個人，往那裡去？」

又聽得雲客是杭州的口聲，心上大駭道：「莫非是個強盜，打劫家裡，搶妹子來的？」

速叫家人，把雲客不管好歹，先將繩綁了。絳英在船中叫道：「哥哥不要亂嚷，這是我自己要去，不幹那人之事。」

吳大聽見此話，明明道是私奔，越發大怒起來，道：「若然如此，我在揚州府中，體面擱在那裡？」



叫家人搜他船中，帶些甚麼。家人取一拜匣，打落了鎖，扯開，內中盡是銀子。

吳大罵道：「這個草賊，盜我家許多銀子！」

只把雲客當做賊情看待，這也是全體面的好計。一面叫兩個家人，把自己的船，拖那絳吳與梅香在船上，吩咐家人竟送到王老爺家，不要到家裡去出丑。自己跟幾個家人，綁了雲客，解到揚州府來。絳英亂哭亂嚷，那個顧他？只有雲客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一言也辯不出。

當晚進了揚州城，吳大把那匣中銀子，拿出四百兩，做個打官司的盤纏。只將一百兩連那拜匣，做個真賊實盜。一路拷問緣由，雲客只是不說。

又把船上梢公相打，喝道：「你們船上人，慣同別人做賊，知他甚麼名姓？」

梢公稟道：「相公息怒，小的是鄉間人，不比別處快船，掛了貴府燈旗，不是捉賊，就是做賊。昨日早晨，只見那個人說道，要載家小到浙江去，叫小人的船，其餘都不曉得。」

吳大恐梢公牽連他妹子的事，竟不拷問他，一腔毒氣，獨呵在雲客身上。漸到府前，呈詞手稟，也不及寫，同那幾個家人，竟扯雲客，解到府中。吳大擊起鼓來，知府坐堂，手下人簇擁那一起進去。

吳大是個揚州名士，府堂上公差大半相熟，沒有一個不幫襯他，跪到知府面前說道：「生員今早捉得一個草賊，特解到太公祖大人案下，乞求正法。」

知府問道：「怎樣捉的？」

吳大道：「生員兩日有事下鄉，今早霧中，忽一隻船撞破生員的船，與他理說，他反肆毒手，把生員的家人打壞了。裡黨中人不服，把船押往，搜他船中一個拜匣，那是生員家裡的。匣中銀子一百兩，錠錠都是生員家裡的物，真贓現證。連忙差人到家，果然昨夜逾牆而入，鑽穴相偷的。這是天羅地網，著他敗露。」

知府喚雲客上前，喝問道：「你做賊是真的麼？」

趙雲客年紀不多，生平不曾經衙門中事，又見吳大利口，一時難與他爭執。

思量說出她妹子的事，先認一個罪名在身上，這句話又說不出。只向前稟道：「生員名喚趙青心，也是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學生。這銀子是自己的，那吳秀才明明要詐人，反冤屈生員做賊，望公祖老爺電鑒。」

知府道：「你說是錢塘秀才，本府那裡去查你？只這匣是你的，還是吳家的？」

吳大挺前證道：「這匣子祖父所傳，裡面還有印記，難道不是真贓？」

他明曉得分與妹子的拜匣，正好將他執證。果然匣中有吳家印記。那時知府看見，便道：「賊情定是真的，今日且收下監。他說是錢塘秀才，待移文到錢塘去，若果然秀才，申文學院；不是秀才，就將這賊一棒打死便了。」

雲客淚下紛紛，口中但叫冤屈。公差不由分說，拖到監中。吳大出了府門，頓然生出一計。不知將趙雲客，怎樣擺佈。

評：

昔有人入山，遇見一仙子，與之三言兩語，便欲求合。仙子笑曰：「汝欲生男育女耶？」其人曰：「非也。」仙子曰：「然則何為急於求合？」其人曰：「某生平嗜好在此，不能禁耳。」仙子引入石室，其人才上牀，即化為老龜，殼重足輕，艱於行動，屢向仙子叩頭乞命。仙子曰：「汝生平嗜好，以致如斯。速宜改卻前非，不然此殼將歷劫不脫矣。」

老龜盤旋山嶺，不能自歸而死。夫萼綠華，杜蘭香，亦曾下嫁，此其情所不免也，若失情未至而欲先之，則一生平嗜好之老龜耳。

趙雲客初遇玉環，可敬可愛而不可親，若是肉蒲團，便形出許多賤態矣。要知真正情種，決不輕易宣淫如雞犬者也。

讀者無嫌寂寞，直至後回便見。

蘇庵嘗有詩紀事云：

「世間男女盡飛蟲，一上身來便打雄；試問有情誰似鷹？夜深孤影向長空。

魄散香魂冉冉輕，木客山妖盡有情；聞道一生落花底，活現盡 惜苔榮。」

[返回 >>](#) [繡屏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